

言之有理



苏州人牛在哪

真往古时候说,苏州算不上什么好地方,譬如汉朝的司马迁眼里,中国土地分成九个档次,苏州所在的区域,属于让人感到尴尬的最后。后来江南大开发,到了唐宋,这里逐渐牛起来,经济开始起飞。于是天下财富数这地方最多,所谓“江南居十九”,国家财政收入十块大洋,有九块是江南的贡献。江南不是苏州一家,若没有了

姑苏这道菜,这桌宴席怕是也没办法弄。

朋友们聚在一起聊天,想不明白苏州为什么能一直这么牛。历史文化名城,发达的城市有一大串,唯有苏州保持的亢奋状态最为持久。三十年河东,四十年河西,苏州人一旦阔了,似乎再也没有穷过。这究竟是因为什么,大家各抒己见,我的观点是苏州人沾了两个光,一是善于规划,二是有富贵传统。

好的规划莫过于九百年前的苏州再造,那时候金兵来袭,好端端的一个城市破坏得不成模样,苏州人索性以城外的河湖为依托,引水进城,有计划地开凿了一条河道,构成了非常完善的城市交通系统。传统中国民居都是坐北朝南,太湖在城西,大海在城东,湖水潺潺东流,前街后河家家临水,便成

了此地日常生活的情景。

我们心目中的那个苏州,通常都是“水陆相邻,河街并行”,这个传统并不是天生,它靠的是历史上一个好规划。好的规划可以有上千年的深远影响。其实就城市功能而言,老苏州早已遭遇了太多的现代化障碍,而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出路,说白了就是只能再造一个全新的苏州。螺蛳壳里做不出道场,要想继续做一只经济的领头羊,必须要有新的好的城市规划。

苏州人说起自己的高新开发区,眉飞色舞情不自禁。经济腾飞在有着富贵传统的苏州人那里并不算奇迹,但是今昔对照,面对一系列惊人的统计数据,那种强烈的自豪感仍然按捺不住。一位苏州官员告诉我们,有钱的洋人很乐意把银子拿到苏州

来,为什么愿意在这投资,因为这地方有文化底蕴。

不由得在心里感到好笑,想自己这些年不说见多识广,好歹也去过一些码头。说到文化底蕴,中国毕竟是泱泱大国,几千年辉煌历史,几乎没有一个地方不说自己有底蕴。外国人又不傻,他才不会跑到中国来投资文化,情人眼里出西施,洋人老板一眼相中苏州,是看中了富贵传统,看中了这里做事有板有眼,也就是有好的规划,因此才敢大胆放心地过来投资。一个巴掌拍不响,就相当于我们心甘情愿把钱放在银行,不是老百姓手头有钱,是为了这家银行有实力,有很高的利息和回报。

叶兆言:著名作家。代表作有《花煞》《一九三七年的爱情》《我们的心如此顽固》等。

韩流来袭



谈钱说性

对金钱的欲望是人的第二本能。之所以说它是第二本能,是因为它并不包含在人的动物性里面。动物和幼儿对金钱没有概念。我喂养的小狗,只对卫生纸感兴趣,而对钞票则不闻不问。当一个孩子知道金钱的重要时,他就真的成人了,走上了人生之旅。金钱或钞票是进入人类社会不可或缺通行证。当一个人缺少金钱,乃至一无所有时便坠落到社会的边缘,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已经被人类社会开除了。钱这玩意儿,不可以没有呵。

孩子可以没钱,因为他的生存是和父母、家人联系在一起的,他的生命是附属于他人的。当一个人独立于世间,没有钱就寸步难行了。从懵懂无知到精于世故,人们又是如何知道金钱的重要和必要的呢?首先,我们得知钱能交换到我们需要的某物,继而,我们得知,它能交换到所有的一切。后者是某种哲学,也是我们对金钱认识质的改变。金钱万能可不简单地等于钱能购买到具体的东西。在这一简陋而武断的人生哲学指引下,我们走上了万劫不复的追逐金钱的人生之路。金钱成了生而为人的不二目标。

金钱到底是什么?它的物质形态到底是什么?纸张、数字、银行卡、金属、特殊的工艺和图案造型,我们知道,这些东西既不能吃也不能穿,甚至不能物尽其用。当然我们不是动物,也不是幼儿,我们对金钱的敏感和洞见一如强盗。金钱可

纸上谈斌



放鞭炮

放焰火、放鞭炮,的确是件“触目惊心”的事儿——焰火所以触目,鞭炮所以惊心。也是过于触目惊心了,有时还这里那里酿成火灾,有好几年,各大城市都禁放,要想放就得“礼失求诸野”,跑到郊区或是乡下去。无如不触目惊心一下,似乎年就过得不像个样子,开禁的呼声渐高,这事儿顺从民意难度不大,普天同庆的氛围的确也有助于造就和谐社会,于是渐渐就真的开禁。坐年年三十处处烟花爆竹,坐在家中,也仿佛周遭都是电闪雷鸣。待烟花鞭炮声沉寂下去,却是睡意全无,便下楼去巡视战场。空气里弥漫着硫磺味,小区的中心广场上一片狼藉,鞭炮的碎屑之外,还有大大小小的烟花的残骸,大有高齐膝盖,一个得要一两百,看着另有一番触目惊心。

之所以心惊,是因为想起了小时的放鞭炮。只限于鞭炮——焰火是过国庆节时公家放,鞭炮是过春节时自己放。小时我是鞭炮的热烈爱好者,过年的头等大事,便是这个。但是“伤哉,贫也”,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,让小孩敞开了放鞭炮简直不可想象,只能是意思一下。鞭炮的花样与今简直不可同日而语,大的是天地响,一角钱一枚,小的有两种,一种声音较小,哑炮较多,另

以交换到财富,它几乎就等于财富,不会比财富少,只能比财富多。财富是以实物的方式展示的金钱,而金钱是以符号的方式表达的财富。金钱更加轻盈、纯粹,运转自如,更具精神性的特征。只有土老帽才一有钱就置房地产呢,真正的金钱战士只为数字而战,尤其是为那个完美无缺的“0”而战。

我扯远了。金钱的目的是为了财富,而财富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?然而不管是为了什么,总不可能为财富本身吧?难道人一辈子的奋斗,就是为了极其富有地死去?人生应该是另有目的的,假设这目的是幸福,金钱、财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实现它的手段而已。我以为人生最常见的错误,就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。

就说我们的第一本能,性欲吧,大自然赋予我们性快感不过是为了诱使我们繁衍后代。可我们将此作为最终的目的而加以追求,失望、痛苦于是在在所难免。繁衍后代目的是否合适,在此不论,但性快感作为两性关系的目标肯定是不合适的。人生的终极目标也可以存而不论,但将金钱作为目标必将会导致报复。在目标这一类的大问题上,我的建议是宁缺毋滥。找不到人生的目标,其后果不过是恍惚,而以手段替代目标,痛苦和犯罪便是题中应有之义。

永远把金钱看成手段,在此前提下承认追求和拥有它的正当性,并且切记,它不过是手段之一,而非全部。并且切记,在某一个点上或者范围内它是有效的,过分,必然导致被动和人间地狱。

金钱万能和金钱万恶,在我看来如出一辙,都是极端反应的产物,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把钱看得太重了。钱很重要,但远不如想象的那么重要。

韩东:著名作家、诗人。著有诗集《爸爸在天上看我》,长篇小说《扎根》《我和你》等。

一种声音大,而且炸响时伴以闪光,叫电光鞭,两角五或五角钱一挂,又有一种介于大小之间,我们称为小地雷,只响一声,却似比天地响更能振聋发聩,是五分钱一个。我的鞭炮钱最多时也没超过一元,每年过年都会在鞭炮摊前委决不下。天地响太奢侈了,不敢问津,小地雷也嫌贵,只能偶尔一买,到最后买下的,差不多总是电光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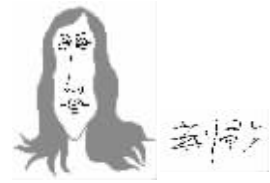
电光鞭两角五一挂的是五十响,五角一挂是一百响,点着了噼里啪啦,那消一分钟,几秒钟就没了。那时候就只能干瞪眼看着人家放,这好比玉盘珍馐当前而只有流口水的分,简直难以忍受,所以大多数小孩都像我一样,把鞭炮辫子解散了,一颗一颗地放,这就可将兴奋延续到过节之后。其实店里也有拆散了论颗卖的,常可见小男孩蹲在鞭炮摊前,眼不错珠地盯着摊主一次又一次地数,唯恐少算或是以次充好。

唯其金贵,即使拆成一颗一颗,也不肯率尔点燃一扔了事,于是就玩出很多花样。比如跑到防空洞里去放,比如弄个空药瓶放进鞭炮点着引线浮于水上,看其炸出水花四溅。我最常玩的是置鞭炮于地上,点好了迅速扣上一热水瓶外面铝制的盖子,一响过后,盖子蹿到空中。这样的玩法可以比胜负,蹿得高就赢。

当时的雀跃之情,似也不在今日放礼花的孩子之下,因为难得,在那之上也说过不定,虽然说起来寒碜得可以。因想快乐的公式亦如幸福的公式,真是复杂而难解。

余斌:著名学者,执教于南京大学中文系,著有《张爱玲传》《事迹与心迹》《周作人》《字里行间》等书籍。

荆歌劲舞



胖瘦问题

胖在什么情况下是好的?当胖被视为优点的时候,胖就是好的。比方唐代,大家都知道是以胖为美。还有印度某些个部落,女人出嫁前,必须要关在屋子里一顿猛吃猛喝,直养得膘肥肉壮,才能见公婆。我的老家,直到解放初期,媒人还在以一种奇怪的方法获取报酬,那就是,以新娘的体重付酬——新娘子越重,媒婆的报酬就越多。唐代,印度部落,解放初期的我老家,对今天因胖而烦恼的人来说,是多么美好的伊甸园和流金岁月啊!

对相扑运动员来说,胖当然也不是坏事。我猜测,在相扑训练基地,墙上难免会张贴这样的大红标语:“瞄准大赛,努力增肥!”“胖出成绩,胖向全世界!”

那么胖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好呢?自然是当胖被视为缺点的时候。如今的时尚,已经发展到了极端,只要瘦的,就是好的。其实对于还算不上富裕的我们国家来说,瘦那么让人趋之若鹜,好像有点过早与国际接轨了吧。

我高度不解解减肥一族,还因为我一向都瘦,我们全家都瘦。我因此常常怀疑那些嚷嚷着要瘦的人,是不是得了胖而卖乖,存心在我面前气我?在我看来,瘦是那么容易,根本无需如理想和真理那么的苦苦追求。反而,要让一个顽固的瘦子变得略为可观一些,倒是比登天还难。拿掉一些总是比较容易,要加上一些什么,那就难了。

说实话,瘦给我们瘦人带来的心理压力和人生苦难,一点都不比胖人因为胖而承受的痛苦小。饥饿造就的瘦子暂且不论,衣食无忧的瘦者,通常都是胃肠功能不好的人。吃那么多,还瘦得貌似博取同情心,肯定是吸收有问题。那么多高脂肪高蛋白高糖高淀粉,穿肠而过,都白白打水漂了。

千金难买老来瘦,那是瘦阿Q用来自我安慰的。最近科学研究表明,胖子的肥肉长在外面,瘦子的脂肪,却堆积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。瘦子看上去身上没有肉,但是,油裹住了心脏和肠子等内脏呢。所以胖并不见得比瘦不健康。也许,真正要减肥的不是胖子,而是貌似精瘦其实脑满肠肥的人啊。

荆歌:著名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鸟巢》《十夜谈》等。

开门见山



幻想狂

我家朝北房间的窗外,过去是一家成药包装厂,现在是一家三星级酒店。三星级酒店改装自原厂房,外形有点老派,据说这种改装方式,能够避开某种限制,可以省下大笔费用。具体细节,不得而知。原药厂四周,原本是一圈围墙和散落的小块绿地,靠近我们小区的围墙旁,是自行车、助力车停车棚。

三星级酒店的拥有者和开发者是一伙浙江商人,他们在寸土寸金的上海,运用了蚯蚓的智慧和屎壳郎的干劲,一点点地拱,一点点地松土,东一小幢西一小幢,拆拆建建,竟然在那旧厂房四周,陆续搭建出了好几幢小楼。停车棚遗址上,先搭建了一个长方形的两层钢结构架子,里面隔出了好多蜂巢般的空间。

夏天一过,又有民工在这蜂房上下忙碌。他们在房顶上铺上隔热层,在四周装

江郎才劲



我荣幸地登上了“庸诗”排行榜

——《文化人的“百慕大”》之二

本来想在《文化人的“百慕大”》的第二篇里,谈谈文化人在诗歌话题前的尴尬与理念矛盾,但忽然有一点为难:既然谈尴尬和“矛盾”,肯定要举两极评价都很悬殊的作品为例,提出好的评价还好办,提负面的,许多人会不愿意。恰在此时,网上出大事了:以南京几个文人为首评选的“2007年度庸诗榜”发布的消息,本人一首诗荣幸地当选为年度亚军。这么一来,恰好解决了我的难题。

中国的诗歌传统源远流长,千百年来,文人无论是否写诗,话题中必定有极大一块跟诗歌纠缠不清。古代还好,文人谈诗,虽有天分、境界、诗艺上的区别,

空调机,在围墙上架设铁架子,安装了四个巨大的热水器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度兴衰之后,遍地都是洗脚房洗浴中心,全国人民忽然发疯地迷上了洗澡和泡脚,好像要把两千多年来都没有洗过的污垢,从身上彻底根除。

到了秋天,这家新的洗脚棚开张了。有艳红的招牌,暖昧的霓虹。还有,轰隆隆的空调外机响声。

很不幸,我家的朝北房间——我的工作兼卧室,正对着这些空调。从傍晚到深夜,轰隆声一刻不停。

有一度,我产生了各种幻想。

最经典的幻想是变成武林高手,像《功夫》里的周星驰,飘到这洗脚棚上,见谁不杀谁,只是踩扁他们的脚趾头。又或者,化身为《虎胆龙威》里的布鲁斯·威利斯,端着一挺牛掰哄哄的机关枪,别说是这玻璃瓶一样的空调机了,就是那钢筋水泥,也照样血肉横飞。幻想着幻想着,感觉自己有点水浒梁山的味道,像李逵那样,操着两板大斧,排头砍过去,也是一件爽快的事情。这么胡乱想着,夜就深了,于是心情也就轻松了起来。

我曾想通过正当的渠道,向有关管理机构反映一下这个问题。想来想去,不知道找什么部门好。城管部

总还有大抵相近的美学趣味罩着。可到了上世纪“新诗”出现,一切都不一样了。“新诗”不想再引经据典,想尽可能地再贴近一点当时的日常生活,也想在语言中能更自由地发挥作者的想象力。这后一点,是跟古诗的美学追求根本不同的。

但“新诗”在追求诗歌解放的同时,也带来了思维混乱,因为诗人们所借助的那些洋师傅,时代不一、美学追求各异,有的甚至相互矛盾,再加上当时的资讯匮乏,放在世界性视野下的诗歌史教育基本为零,这就给诗歌读者在“古典—新诗”的鸿沟之外,又增设了新诗内部不同美学理想间的鸿沟。所以一百年来来的诗歌,从自由诗、新格律、民歌体、广场体、朦胧诗、第三代、泛学院、民间写作、现代诗(许多人误称为“口语诗”),几乎每一波潮流兴起,都折射了社会和历史的巨大变迁、人文趣味的激变,都包含了对上一代诗歌的修正和颠覆。诗歌的美学种类越来越细分,但一线诗人受到的责难、误解甚至敌视、恶搞,却也就越来越多。

以本人赢得亚军的“庸诗”为例,这首诗的题目叫《杂事诗·抢自〈火花集〉》,只有四行,分两节,带点自嘲和反讽,说的是一个,被邻居家办丧事时吹打的音乐打扰了一宿。深层意义则有两层:一、国人目前所普遍存在的,在处理自己的私欲时,对他人生活的不尊重与侵犯。二、哀悼死者的音乐,本来寄托了生者对逝者的缅怀和去彼岸的祝愿,但这缅怀和祝愿,此刻却伤害着我们此岸的生活。这里面,藏了我的一点愧疚。

这样一首诗,在我看来,无论如何是“不庸”的。现在竟然成了“不庸”,正可以用来证明我上面说的,诗歌理念的进化差异所导致阅读中敌视、恶搞的可能。

关于这首《杂事诗》,有两个题外话:一、每次我敲“庸诗”这个词,电脑里先冲出来的词是:“勇士”。二、我在一年前撰文批评过那个“庸诗榜”对李伟的一首好诗进行恶搞的行径。况且在我看来,无论是他们去年评选的“诗性人物”萨达姆和王菲,还是今年的汤唯等,都与诗歌没什么关系,属于文人的媚俗与扯淡。

徐江:作家。著有随笔集《爱钱的请举手》、批评集《十作家批判书》《十诗人批判书》等。